

曾被冤判七年 重庆肖继英被迫害致瘫痪多年后离世

【明慧网】重庆永川区法轮功学员肖继英，二零零二年八月与儿子女儿一同被绑架，母女被非法判刑七年、儿子被枉判四年，肖继英在成都女子监狱被迫害致生活不能自理，瘫痪多年，在中共人员的不断骚扰、恐吓中，于二零一七年五月一日含冤离世，终年 68 岁。

肖继英原本有一个美好的家庭，儿子汤健和女儿汤酥兰学业有成，邻里羡慕。出生于一九七五年的儿子汤健，一九九九年西南石油学院（现在称西南石油大学）研究生毕业。女儿汤酥兰是四川外语学院九八级英语系学生。

汤健从小体弱多病，出于对健康的渴望，在读大学期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从此严格按照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标准时时处处做好人，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：心态平和了，身体健康了，学习更有上进心了，顺利考研考博。

一双优秀儿女被迫害离开校园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以后，学校方面要挟汤健必须写不去北京上访的保证才能就读该校博士，汤健同几个考取博士的同学（修炼法轮功）一样，没有妥协，因此失去了读博士的机会。但学校认为汤健优秀，让他留校当教师。

一九九九年十月，汤健因为去北京为大法鸣冤，被非法拘留一个月，学校逼迫他离开了讲台。

女儿汤酥兰也因一九九九年十月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，被四川外语学院开除学籍，并被永川市公安局非法关押。

母子三人被非法判刑

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八日，肖继英，与儿子汤健、女儿汤酥兰，被成都抚琴派出所非法抓捕。当时与他们一起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



有段世琼、谢才乐、谢先枝等人。也有消息说，汤健是在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日被成都警察绑架的。

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九日，肖继英、汤酥兰、段世琼等法轮功学员被金牛区法院非法庭审。当时法轮功学员们不承认邪恶的迫害，在看守所门口、在法庭上高唱“法轮大法好”，被拖出法庭。肖继英、汤酥兰、段世琼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7 年。

肖继英、汤酥兰被劫持到四川成都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。段世琼绝食抗议迫害，于八月十一日被转移到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，遭残酷折磨，于九月十六日凌晨 3 点惨死在所谓的“医院”。

汤健被非法判刑四年，被非法关押在四川乐山沐川县五马坪监狱迫害。四年间，汤健受到很多的酷刑折磨，至今手腕上还留有伤痕。

肖继英在成都女子监狱被迫害成高血压和脑干萎缩，不能正常走路，不能正常说话，生活无法自理，二零零七保外就医。

在不断的骚扰恐吓中离世

被迫害的半瘫痪的肖继英回家后，重庆永川宣花路派出所，宣花路社区人员时不时上门骚扰，她丈夫又恐慌、又气愤，家庭矛盾也由此非常激化。肖的丈夫是中共邪党党员，经常参加社区党委的各种活动会议，在会议上被别人指责他家人修炼法轮功，又进一步激化家庭矛盾，所以只要派出所和社区骚

扰，以及党员生活会议后，他便对卧床的妻子辱骂殴打。她儿子不得不多次把她接到自己身边照顾，她又担心丈夫一个人在家照顾不好自己，过段时间又回去陪伴丈夫。

有段时间社区的工作人员给已经半瘫痪且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她，施加一些压力，社区党支部也教唆她丈夫回家怎么对付家里修炼法轮功的妻子、儿女。多重迫害压力导致肖继英的病情愈发恶化，人彻底瘫痪，还时不时地昏迷。由于中共邪党迫害，多年来她一直没有领到过退休金，也没有医保。

儿女商量后决定把父母接到武汉女儿家，一是可以更好的照顾老人，一方面也能回避一下派出所和社区的骚扰迫害。

就是这样一个已经瘫痪，时不时昏迷的老人都已经搬到 900 公里外的武汉了，中共人员们还不放过，还是给她丈夫打电话骚扰。每次骚扰后，派出所和社区的人也知道，等待肖继英和她女儿的又是反复的辱骂及殴打。母女俩既要面对邪党迫害的压力，又要面对这个被邪党谎言毒害后的家人常态化的家暴。

二零一六年七月，肖继英在被社区骚扰及丈夫辱骂后不久，病情突然加剧，陷入昏迷。这个生死关头，她丈夫听说想送她去医院抢救便暴跳如雷，不准女儿送她去医院，表示要让肖继英在家“平静地离开”。后来在儿媳的坚持下，最后送往医院，医生说人已经不行了，在她女儿一再恳求下才勉为其难送到重症监护室。后来肖继英苏醒过来了。由于没有医保，20 来天的医疗费是靠儿女的一点存款和刷信用卡支付的。（儿女都是修炼人，被反复迫害，手里也没什么钱。）（下接第二版）

曾被冤判七年 重庆肖继英被迫害致瘫痪多年后离世

(上接第一版)出院后,社区和派出所也没有放过瘫痪的她,还是会继续打电话找她和她儿女的麻烦,在这种高压迫害下,在长期被刻意激化的家庭矛盾中,在被反复家暴的情况下,肖继英身体状况越来越差,于二零一七年五月一日含冤离世,终年 68 岁。

儿子、媳妇遭受的迫害

儿子汤健二零零六年出冤狱后,回到重庆,在中兴通讯上市公司重庆分部任职,其间很受领导器重。二零零七年重庆分公司仅有一个转总部名额,公司领导认为汤健最适合。后来在重庆交通大学忠诚预应力公司上班期间,参与了该公司几个产品专利项目及行业规范制定,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效益,公司老板在三年内主动给汤健涨了两次工资,以示褒奖鼓励。

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,汤健

被海棠溪派出所警察绑架,非法关押在重庆南岸区看守所。当时其妻子在流离失所之中,母亲和妹妹都在外省,岳母去看守所几次也见不到人,所有家人很是担心,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什么情况。

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三日,汤健被重庆南岸区法院第一次开庭,三月十六日再次开庭,被非法枉判三年。妻子李箫拖着瘦弱的身躯,跑到重庆市政法委,想为汤健申诉,却被保安拦了下来,不准他们进去,也不准李箫递交申诉书,并急忙催他们走。

二零一二年五月底,汤健被绑架到永川监狱继续迫害,家人在六月十七日见到他时,汤健已经非常憔悴瘦弱。而家属七月九日再次见到他时,发现除了消瘦外,汤健的两只脚明显肿大,走路像老年人一样缓慢,走路时一只脚有些跛,人

显得也很疲惫虚弱,而且说话很费力,半小时后,已没有力气和家人继续交谈。

汤健的妻子李箫,在她十九岁时就被绑架到重庆女子劳教所(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一年),因坚定法轮功信仰,拒绝“转化”,遭到种种酷刑折磨,九死一生。二零零五年,重庆开亚太市长峰会,李箫又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,仅三天就被送到医院去抢救……

这几年来,重庆南岸区弹子石派出所警察多次骚扰汤健及家人。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上午,弹子石派出所、弹子石社区一行几个人,又一次骚扰汤健、李箫,说是弹子石司法所安排他们来的。十多天以前,他们还冒充快递投递员,给汤健打电话,让他下楼取快递,他们并没有网购,遂未下楼。◇

重庆市永川区刘元学遭萱花派出所和胜利居委会骚扰

2021 年 6 月 30 日下午 5 点钟,永川区胜利居委会姓蒋的打来电话,叫法轮功学员刘元学下楼,在大门外,刘元学看见有萱花派出所的警察刘强,另一个姓唐的警察,再一个就是打电话的小蒋。刘强说:“我给你核实一个事,你在微信里发了什么消息明天要去重庆。”刘元学说:“没有此事,我微信都不用,我聊天,主要是给女儿谈孙女的事,其它不问不谈不看不发。”这时,小蒋就要给刘元学照像,刘元学说:“不要照,你侵犯我的肖像权,你在犯罪,再拍,你的手机马上就坏了。”刘强叫他不要拍了,姓唐的警察又要拍,刘元学又制止他。

刘强又问:“明天你要去哪里?”刘元学说:“我在给我妈妈送饭,很忙,我真的是好人,不做违法的事,好人越多越好,不要怕好人多,请你们记住:

‘法轮大法好,真善忍好。你们以后不要来骚扰了,对你们不好。’他们就走了。

7 月 1 号早上 8 点钟,刘元学送了饭后,回家不一会,居委会的小蒋敲门问:“你在家吗娘娘?”刘元学说:“是的。”正要开门说他几句,小蒋下楼了。

近 10 点钟,刘元学又去送饭,正好出了大门,有个姓谢的男的,满面笑容迎上来说:“你去送饭了吗?你走哪里,我跟你走。”刘元学说:“为什么跟我走?我犯了哪条法?”他说:“我不管,上面说的,我就信共产党的。”刘元学说:“你今天要跟我走,我就在这叫大众来评一评,怎么害怕好人多?”说完,谢说:“你走吧,我不跟你走了,你多久回来?”刘元学说:“去不了多久。”

11 点过,刘元学回来时,换了一位姓王的在大门的树旁坐着,刘元学上去询问并给讲了真相。

7 月 8 日 11 点多,刘元学送了饭回到家,有一个玉屏社区女的打电话来问:“你现在还住在胜利路 70 号吗?”还问“你什么时候有空,我们要入户。”刘元学说:“入什么户?我在护理妈妈,没有空,不配合你。”她说:“好吧。”挂了电话。

吃了午饭,两点钟,刘元学去找那位女士,她把刘元学带到丘主任的办公室,刘元学坐下,就说:“在中国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。”并把包里一张新闻出版总署 50 号令和国务院办公厅、公安部定的 14 种邪教的文件递给了丘主任,他不相信。刘元学说:“你在手机上搜可以查到,《宪法》36 条规定,公民有信仰的自由,”话还没说完,邱主任就打断,不许她说。期间那位女的要给刘元学照像,遭刘元学制止,没有几分钟,就叫刘元学走了。◇